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五

西湖高汝拭 輯

同郡顧君錫 參

高 昂 校

後三載

丙辰嘉靖三十六年春三月陞吏部左侍郎鄭曉爲南京吏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戎政乃 皇上改定罷團營仍復三營曰五軍曰神機曰神機即三大營也設總督京營戎政武臣一人協理京營戎政文臣一人給以戎政之印華內外文武提督官時總督武臣爲鎮遠侯顧寰協理文臣先爲侍郎謝九儀今着回部管事以曉代之○趙文華還京

三殿午門
災

陞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敘其子錦衣千戶
○虜酋打來孫擁衆犯薊州諸邑總兵董承勛戰死
上怒奪王忬右都御史以右侍郎兼食都廳事尋被張
祉降大理丞總兵歐陽安奪都督視事○雷雨大作火
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

六月止陝西採礦

七月詔順天府廣東各辨珍珠

八月罷工部尚書趙文華尋褫職編氓子千戶譚成楡
林時嚴嵩在相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爲父其後外
省亦稍有效之者趙文華其最也文華既以父貴故位

建康酒方

至尚書得。上寵眷，乃稍欲結知人主，不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上曰：「嵩有是方，不奏。」文華奏我嵩知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進酒，跪示之。文華長跪頓首，嵩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山，命門者毋得爲文華通。當時嵩一睚眦立族矣。文華日夜憂懼，不知所山從世蕃乞憐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殷。厥一日，嵩休沐，諸義兒及世蕃咸候起居，置酒堂上。嵩夫人上座。義子及世蕃侍列。文華不得入，乃曲路左右，伏于軒檻之下。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

文華。嵩嚶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嵩色微和。文華遂走入伏席前涕泣。嵩不得已。遂留侍飲。然而終不能免也。至此落職。

嵩殺人甚多。大抵原出門下。而後盡去者。此其人得罪。深下不相。知足爲奔走權門之戒。此段出於文定公筆。

○胡宗憲擒獲海寇功。加太子太保。○命工部侍郎劉伯躍等。總督湖廣川貴木務。○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於宣府市。藉其家。鍊既編保安。卽隻身至時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大喜。助薪榮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慾爭爲鍊。言相嵩以

邊人亦喜
李問

吳

此處六人
常隨公人
具圖記
之皆友以
爲功耳

青信義
人也大都
金部少而
發揚其以
是五子

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言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
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
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
以還懷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
兵人僂之以爲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
患既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機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
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僂
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鍊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
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鍊遷客非有言責母爲
爾鍊怒曰吾向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欺

古之招
君子下
不與也

有○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
志○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
是○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聞○而○取○若○父○子○世○蕃○曰
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
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
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
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焚○捕○諸
白○蓮○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
兵○部○無○異○取○中○旨○僇○鍊○籍○其○家○使○人○杖○殺○其○二○子○

十月建奉天殿皇妃嬪御暨各藩府及嵩本階助金有

差○俺荅子辛愛妾桃松寨與收令哥通辛愛欲殺之
逃入關楊順納之以聞辛愛索之甚急順懼又脅朝廷
歸之猶豫間俺荅許歸叛人丘富易之於是遣還辛愛
召諸婦環視磔之而富卒不歸科臣吳時來劾順請餉
六十萬冠至輒委無兵桃松寨一逋亾淫婦耳失策納
之又自誇盛德虜酋來索又張皇恫喝及爲虜所罔而
巡按路情受賄隱匿本兵許論比周爲奸乞罪之上
命逮順楷詔獄與許論俱削籍方鈍改南

十二月兗州地震○金星晝見○科臣徐浦劾胡宗憲
額外提編所費漫無稽考戶部覆宗憲欺罔上然之

宗憲在浙中與趙文華共事趙退縮無能憲忠勇揮酒
總督親臨陣者甚少而憲戎裝立矢石之間以督戰一
日被烏嘴鐵彈穿過其盔去髮僅一寸亦危矣哉方其
倭圍杭時憲親登城巡視俯身堞外三司股栗懼為流
矢所加憲恬然視之其膽畧誠有過人者後被迫歸安
茅坤上書訟其冤云○柘林賊復犯蘇松任實力疾剿
集永順官舍彭翌南等土兵復督俞大猷等夾擊於盛
墩斬三千級又敗之於泖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挫又
一支突入邵分爲二一從陸抄掠一入太湖襄迫之急
賊漫入川潰恣其忿然爲我控扼不得逞由常熟去在

公之功
均宗憲

浙江之有
宗廟也藉
松之有任
棄也倭之
所以不獨
冰釋耳棄
以終死
何奪我
人之速也

柘林者復來陸涇。襄率師搗之。獲其三船。明日賊復揚
帆直上。襄以夷兵盛之壩上。自辰至申。賊披靡斬首八
百幾殲焉。餘賊二千自崑山至城下。襄率解明道兵與
戰。敗之。又有在平望者。襄以盛墩兵乘之。浙兵亦至。賊
遂絕跡。以母喪故摧毀過甚。又以前奮不顧身。蒙犯矢
刃。傷瘦支。體疾大作。以何卒。禮科給事中。師曾上其
事。請卹典。上命贈光祿寺卿。有司建祠蘇州。以時致
祭。仍任一子原衛付千戶。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光祿寺火。○大朝等門成。

二月命楊博。暫撤部事。往鎮宣大。以刑部尚書蔣曉攝。

乙○冊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

卽仁聖
皇太后

轉以浙江
督學府武

三月倭夷寇福建命巡撫阮鶚往勦之擒斬萬人餘

林門納款

民全活百

賊盡滅○虜圍大同○御史何儀望劾何棟在薊遼同

議政趙

玩在蘇松楊順在大同驕縱不法福建巡撫阮鶚大徵

客兵肆虐命逮訊○御史萬民英劾吳嘉會巡撫薊鎮

侵牟繁削命收繫削藉○科臣吳時來劾嵩令于世蕃

預政窺覘市恩趙文華僞遺數萬猶惡其薄而授草引

疾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輒爲贈卹王汝孝以

事有驗

三千而倖得遣戍蔡克廉以三千而卽轉寺卿楊順欺

君而三廢其子吳嘉會侵冒而三廢三遷邊事不振軍

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其受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調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年富將百萬賓客親識位俱顯云主事董傑策云吏兵二部選官持簿任嵩與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家爲文官家職方郎方斯爲武官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之於獄命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四月胡宗憲獻白鹿○楊博奔哀總督宣大軍務事御史樂尚約言右衛殘破宜大加賑卹嚴設守備爲善後計上深然之○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前鎮兵馬

是觀光祿
御史之始

五月議召還楊博科臣張學顏請假以事體令專意綜理不必還部乃命博留鎮視事○大旱帝齋祝高玄大雨沾足羣臣表賀○蒲州潮州地震○東陽縣湖成圻湧湧血凝爲片○遼東大水○七月南陽府地震

閏七月淳安諸縣雨雹○楊博以大同右衛築土堡整臺接連左衛溝濠二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諭焉○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

十二月光祿歲用三十六萬上疑所司乾沒命盧差御史稽該寺詣費進覽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二月楊博言三十一歲中招降至

千六百餘人乞錄諸將佐功許之。○雷擊奉先殿

高汝栻曰。天至成也。而天威之大。莫如雷。雖聖如孔。子。迅雷必變。而漢王充氏若雷虛驚。委曲辨悉。謂雷非有神。乃陰雷謂激而成。宋儒遂祖其說。謂雷殺爲假。嗟夫。祖乙無道。射天獸地。出游江濱。被雷震死。成王。雷于流言。殷周公。天爲大風雷電。發金縢書。以明忠。此雷神勸懲顯迹。載在經書。灼然可考。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工部侍郎程文德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德萬學傍行。新爲儒者。命撰立文。不稱旨。罷勸上享安。解。叔。承之。福。上怒。削籍。卒時貧。無以殮。

七月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

出隱冒莊田之數。應糧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

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枝系未達。而嫡派已絕。本

三
卷
三

身見存而爵級已革及各監寺觀自買民田而已買獲
差與歸順達官先朝給賞住劄地七共一千九百餘頃
有奇俱宜追奪從之○恐撫淮揚右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是進人博學強記經史兵法甚美無不精通嘗
顧瞻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報國家今果卒於官而賜
諡忠貞

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延撫劉遠防秋畢當還
吳鵬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
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部

八月征倭總督胡宗憲與都御史李遂命劉顯率銳卒
鎮江北倭於劉家庄江北軍悉屬顯節制遂得奏捷

大立幸而
不為快文
孫等之附
正事數則
之生此言
可味

蘇州自海寇興，亡賴子輒奮臂買勇，白晝橫行，十百成羣，市廛不敢正視。巡撫翁大立擊捕之，諸惡少歃血夜持刀斧攻長州吳縣，劫獄鼓譟，攻入都院。大立挾妻子踰牆遁，乃縱火焚其扉，勅諭符驗俱燬。天曙，斬封門，關入太湖事間。命大立尅期殄滅。○南京振武營兵亂，殺其侍郎黃懋官。南京原設都御史、總理倉場糧儲，後裁革。令戶部侍郎攝之。舊例諸管卒月糧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折銀五錢。及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奏減折銀四錢。諸軍始怨。迨坤北轉，蔡克廉代坤，病不視事。時歲大侵，石米八錢，諸軍求復原額不得。

侍郎黃懋官以總督視事爲刻削計月糧半支本色半折銀二錢又停補設軍丁妻糧其補伍復役諸卒每每駿覈經歲時不得受糧而諸受糧者遇月小盡輒除三升更嚴覈死士卒不實則榜其部長諸軍益不堪又故事每月支糧不逾上五日先期下關符待之是月既望關符未下且議先發半糧折直是日振武營卒倡亂分布諸要路遮留諸卒勿赴營令俱至總督府叩月糧東從之遂走會同館圍懋官居第鼓譟不已破關擁入懋官窘迫踰牆欲自避匿墮地不能起其妻先仆在柩諸卒出其屍掠其含歛及諸橐裝復索得懋官競前撲殺

此等事在邊境或有之固都高景帝龍興

之地豈宜
自此可謂
古今異矣

之搜至大中橋縛擊坊上身無完膚鬚髮幾落將盡以
其銷金紅帳作旗號召遠近搶掠諸店酒食乘醉射樵
官屍慘不可言時新江口操平聞城內亂亦鼓譟擁入
四掠商民復突入內厥欲刺守備官不得府部諸大臣
聞之急出示諭不聽復召兵部尚書張鑒求賞鑒錯愕
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爾輩但求賞易耳
能從我唯爾所欲衆稍定翼日九卿大會兵部侍郎李
遂揚言曰昨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自踰牆死各軍將
不當殘辱之卽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應亂軍退衆求
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卽可釋求

實不可得。朝廷在內，爾輩欲何爲者？乃令人各給銀一兩，以補減折糧餉。衆始散，而都督乃密檄捕首亂周山、蔡忠、劉養、滕彪、謝學等二十人，送刑部鞠訊。事聞，上降旨詰責有職任者，不能鈴戢之罪，命擒首事者斬。○劉漢破虜於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阪升。富等教虜人寇，製鈎杆攻城具。時俺答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徙。總兵劉漢與巡撫李文進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象等，

詩或貽禍
一至于此
然有小人
妄操子圖
陳成尤烈

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音以重兵分三哨，營于玉林隘，爲後繼。孟夏等羸糧疾馳，昧爽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餘衆奔匿時，富隨虜北徙，趙全匿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却，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總督葛緒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

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孝友長厚，篤行君子。

○逮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吊之。刑部員外况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祺改禮部，陞提

後世皆受
刑於州
弟謂其
一休然
作之于父
靈大勳而
人對金畢
而後已

沙秋賦
人于死事
非一端天
地鬼神註
能容之

學副使因憾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所斥，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衛之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志怠，全不防禦。今次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慘，還差錦衣衛差官校去拿了，扭解來說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比照宣大總督翟鵬陝西總督張珩事例，克軍嵩復票旨，諸將皆斬例。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都不治，是甚振律。再從重擬來看，該尚書鄭曉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

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律斬
奉旨處決

庚申三十九年正月原任左春坊左中允閑住郭希顏
疏請建帝立儲時希顏中考功法削籍里居十餘年至
是見景王裕王金處京師外議紛紜乃上疏請土覽
之類對以
取之不
過而任不
可也至于
希顏之類
所請對不
其責未必
至建帝立儲四字大怒曰以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命
科道集議禮科藍瑩等擬造妖言惑衆律斬而聖怒
不已批着本處巡按官卽時處斬發各處
西撫巡官秘之密徵守巡官收希顏希顏不之知也時
在家延賓客爲子娶婦衣緋待之而遇梟亦衣緋來通

謁希顏以爲賀已也迎之坐未及語目左右拽之出縛

市曹斬之傳首天下

高汝柱曰希顏官至官坊遇矣被謫家居是山林之人也官守言責皆不與已彼國本之不定自有任其責者何以故攘臂之馮頌乎抗疏干怒身首殊分嗚呼希顏非不自度言之不能回亦聽也而嗟嗟出位母亦欲樹德東宮爲他日建用地耶嘗取而譬之有主人于此日修醮祝禱以吉祥適有白頭老鴉飛止其屋悲鳴不止主人以爲不祥取彈殺之身爲脯醢若希顏者以不祥之言取禍殺身其鴉之類乎江盈科曰世廟議禮諸臣朝貢諛夕被問如轉左券而希顏之抗疏是亦議禮諸臣之心也諱哉

上以鹽政久壞命都察院右都御史鄧懋卿總理天下鹽政初戶部奉諭計處財用擬遣主事一人詣淮浙理鹽課得旨報允乃以主事黃乾行上上曰鹽法久弛非

以介夫入
利敵通
不可勝道

極力整頓。不可其更議以聞。戶部請如先年遺取九

黃瓊黃臣等例。改命大臣一人往理。吏部乃舉懋卿懋

卿。大學士嚴嵩鄉人也。倚借嵩勢。開通苞苴。及其遷行

都縣。招權納賂。叱咤風生。其妻偕行。裝五絲輿。令十二

女子界之。令長以下。膝行匍匐上食。惟謹。至以文綉被

牀。白金餽溺器。千里傳送。絡繹道途。比至淳安。供張

甚薄。其令爲瓊州海瑞。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懋

卿怒甚。然素知其強直。不可辱。歛威去之。密嗾吏輩

淳諭劾瑞。遂落職。南京御史林潤。劾其貪冒五罪。入

鹽法。鹽盜聚爲亂。動搖國本。斬傷元氣。世蕃爲之周旋

皇明去事

其間及嚴嵩敗。潤復劾之。於是上命削籍。南北商民
歡舞載道。○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狀。逮
繫詔獄。竟死獄中。○寧夏地震。嘉興湖州大震。屋廬皆
煥煥如布帛。○科臣黃文炳。請下兵部議。安民蓄兵。絕
寇策。部覆以安民宜去不急之務。損無名之征。嚴貪酷
之罰。蓄兵宜訓練鄉兵。至隸行伍者。責之軍衛。募民間
者。責之有司。紀寇宜令沿海有司。嚴有部民與寇通者。
卽置重典。又無賴子。竄入軍中。託言報效者。平居糜餉。
有事冒功。亦將來禍本。悉宜禁革。俱從之。○命侍讀張
春。侍裕王講讀。○進胡宗憲尚書。督師勦寇。巡撫亦驥。

大禮既定
其修服
實屬首
鹿者其
靈也之
按陳子天
下愚以爲
在王金璽
則可宗
大臣也而
爲此乎

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蜀世子宜折進金
千兩銀萬觔助工賜以金幣降勅褒之

八月胡宗憲獻壽芝白龜白鹿○大同總兵劉漢搗虜
帳于灰河斬奪甚多是時虜聚喜峯口外窺犯薊鎮遼
東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始有戒心從
遠其幕不敢犯邊境○時國本未定中外憂疑忽傳諭
嵩等景王府已成數載當遵祖制令之國於是吏部請
如舊制行報可士民無不歡忭○上晚年諱言儲二有
涉一字者死裕王在潛邸朝夕危懼卽神宗誕生不
敢奏聞至兩月間不敢剪髮有宮女最幸者乘間以聞
皇明法傳錄下嘉隆卷五

黃錦如事
之表

上怒而譴之。宮中股栗莫知所爲。太監黃錦默念無可
爲策。一日伺上色喜。卽命宮中女官於殿廷欄檻所
至皆置俎豆。上問何故。黃卽伏奏。皇上有喜。上
曰。何喜。黃曰。皇上以思之。上遲遲曰。念惟生一孫
差可喜耳。黃卽呼宮女頰首呼萬歲。于是禮官始敢以
皇孫聞。刑部尚書鄭曉聞住。鄭存仁疏論其欺罔。曉
上疏自辨。上命革職閑住。
十一月陶仲文卒。文習祈禳術。以庫大使考滿寓京師。
事邵元節。薦於帝。得幸。賜坐稱爲師。官列爵五等。死。從
文惠。以伯禮塋焉。

十二月陸炳卒。炳以南巡負帝出火累陞左都督。雄黠多智。驟躡尊寵。折節廣交。以籠聲譽。故終身無咎。其好狀者。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謚惠清。

辛酉嘉靖四十年正月。萬壽宮災。初年聖躬清肅。朝攝雖復。猶疾疚時作。因爲祈天永命。計且又冀敏錫民。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文武大臣常五六員入直護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脩玄不宜近宮闕。乃御劄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與工重建。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木料與硃西。

是時國家
勑力所能
今不及矣

死舊碑舊石稍新改用原無坐取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夫力則以歇操軍夫克之時加犒賞及雇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飢是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杲量度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總督尚書許於獻白玉蟾真蹟一幅○御田產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上喜所司請告太廟羣臣表賀○陝西商南山萬壽宮前產芝莖中土人得白鹿巡撫以獻○

二月朔日曆官推步申酉間當日食陰雲不見有言日

孫植滑廉
曲幹之材
也國家得
此數人何
憂財匱

錄人

雖有雲而申酉時不加飭是不食也請舉大禮從之○
金星晝見○以光祿寺卿孫植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
道初植爲光祿寺丞寺卿馬從謙既獲罪中官勢益張
騷動以醮舉傳索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獨
察植庶幹植矢心區畫按簿正裁占役絕司禮尚膳之
餽遺亦時爲中官所問有太監耿清嘗目之爲鉄人而
庶聲亦聞於中外時巡視光祿御史檢舉寺用則自植
持費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
萬兩故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爲南鴻臚
○嘉隆三年復召入掌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漕渠久旱

大沐漕艘。杳不能前。河流且北徙。銅瓦廂等處甚亟。故有是命。時所司議請歲增淺夫。他駁議曰。中原爲南北咽喉。而徐州襍役。歲出班夫五萬人。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動以萬計。徐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困極矣。可重困乎。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治。後植任滿去。有羨餘數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口終不言。然植不務擾事。爲奇功。循流而治。故省亦累鉅萬。邇年以來。有識者始思植矣。○南京錦衣指揮徐繼勳。獻白鹿。○京師不雨。上禱玄壇得雨。○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儼往天下訪仙術異人符錄秘方。

五月晦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徑東南亘天。

六月朔日昏中有星流牛女間墜地如雞子光燭天。

李本喪歸。先是宣府邊外流夷史大史二等爲黃台吉以威逼屬因用爲導內訌永寧龍門間頗被其害然黃台吉淫虐凡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爲所漁史夷恨之求內附保寨邊臣疑其詐令殺虜徵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頭目思克等十餘級來獻詔賞衣幣有差。

七月萬壽宮成。

十一月以禮部尚書袁煒爲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

機密

時吏部左侍郎茅瓚身最修偉。便以廷對稱旨。上
人屬意而需次亦宜拜相。瓚後火宜及燒時。廉嵩
瓚峭直不附已也。因瓚足有小恙步履不便三日不
入朝。坐側宜給假。嵩預知上欲爰立不俟瓚之乞
疏遂以養病逐之。瓚方出都門而韓入閣之旨下矣。

以歐陽必進爲吏部尚書。未幾令致仕以郭朴代之。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朔上不御殿。○楊博言薊鎮
宣大遼陽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發馬價銀叁萬
兩分給三鎮爲方春播種之資。上許之。○科臣鄧鍊

奏詔查理薊鎮軍營盡悉其弊還劾許論調度失宜。郎
中閻光裕劄物出納不明狀而笑端有十虛填實伍。滿

端緒之門
有又將
陰之門矣
世應如浮
生變幻說
皆已略矣
之

守家丁偵報不實調遣失宜主兵代客兵出戰客兵代
主兵入守門皂官承盡食軍餉商民將領影射成風其
他冗役浪費俱當痛革從之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
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鄧縣散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萬壽宮災嚴嵩
請還大內上甚不悅乃稍屬意於徐階嵩之肺腑即
有去事階者工部尚書某豐城人也與嵩同鄉乃爲前
茅焉一日嵩在直尚書某侍坐嵩嘆曰近日少朝臣承

一二密札遂作驕腸何其不廣若是此老夫二十年前

光景也。少湖者徐階號也。尚書卽大聲曰：徐老先生，是高義相，公未可厚非。嵩大詬曰：若非吾里子耶？何得爲他人？乃爾尚書應聲曰：某官一品尚書，奈何以語言辱我？嵩罵曰：尚書誰所乞與？敢爲此態？尚書卽走白階。階密奏曰：嵩非詭譎，乃詭辯也。於是自此嵩懣矣。

五月遼東邊外屬夷王杲等導虜入寇，一自東州堡，一自核桃山，副總兵黑泰避擊徐繼忠禦之，虜衆大敗。棄鎧甲，循備禦劉普亦敗虜核桃山，共斬首百餘級。捷聞，有功諸臣俱論賞。御史郝應龍劾：「爲子世蕃憑勢。」

張夏因在
內閣時人
爲之誌
夏桂州正
好休不肯
然晴天不
肯走直神
雨淋頭又
曰嚴介點
人可欺天
不可欺善
惡到頭終
有報以爭
來早與來
遲後果驗

專利私擅爵賞孫錦衣嚴嵩中書嚴嵩家奴嚴年中書
羅文龍等黜彼不法上令嵩致仕歸世蕃卽訊坐烟
瘴克軍鵬文龍等戍邊年錮於獄應龍超遷通政叅議
嚴世蕃之敗也由於山東人藍道行居京師精於扶鸞
之術上聞召試之事多奇中因授以大常博士職銜
券有疑事則密封聖諭焚之使之扶筮是時天下民窮
財盡上意皆因貪官剋剝銳意除貪安民乃封諭焚
告答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上頗聞嚴嵩縱子世蕃
大肆貪殘復以九卿正官歷試問之皆答曰否最後以
嚴嵩問答曰然上益疑之嚴世蕃聞之大懼因以白

金七萬兩賂藍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却其金不受。曰：每有聖諭俱是密封到卽焚燒。非我所知。答諭由神。非我所能預也。况神誠一不二。正直無私。豈有先後異答。而私爲庇之理。於是御史鄒應龍劾奏嚴世蕃貪狀。上怒逮世蕃下詔獄。着嚴嵩致仕。世蕃遂以前七萬兩賂宦官官人。佯言鄒應龍豈敢說嚴世蕃都是藍道行。謗傳笑言。與御史們得知方敢上本。上怒道行。禍泄機密。逮下刑部問罪。時世蕃黨鄒應龍萬家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兩陰許道行。攀扯內閣徐階。乃召他司腹心員外方來宗取問之。時閣左右人進道行。

至案前密諭之曰。此事汝當辨本。說是徐階在直。寃知
箕言。透漏交通。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與汝
無干。汝便脫身無事矣。道行終竟不答一言。姑且遣去。
道行遂大言曰。欲除貪官。自出。皇上本意。何預箕仙。
糾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矣。扯徐閣老。
這等無天理。一時司門外國看之人。咸聞之不平。鄒懋
卿萬家乃謀。囑錦衣。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并其牙爪。
羅龍文。牛信等。刑部擬罪。上請。世蕃發雷州衛。羅龍
文。漳州衛。牛信。山海衛充軍。監道行坐。以造妖言。行律。
擬斬繫獄。

按高在相位，權勢熏灼中外，累勝家僅永年月事，公
 卿與之抗禮，號為鶴山先生，得與鶴山先生一遊者，
 自謂榮幸。方鎮牧守以下，不得與永年遊。一見蒼頭
 下走，無不折節。一日有士人候門，久不得見，因求空
 地，澆酒，一僮見之，卽其耳大訴，其人還謝求解，識者
 走視之，乃一寺額也。其威勢如此。若世蕃既寒無狀，
 尤難殫述。時少傅徐階少保李本出直所相訪，停堂
 中良久，乃傳語曰：「請緩之。」中酒須臾，小兒足乃起，久
 之曰：「深酒不能起，以午未相見可也。」如是，以爲中郎
 院詰司謁，辭有傳至三四日者，不敢示倦色。諸費至
 直所，以事白者，初尚曰：「與小兒語未至，後則曰：『與東
 樓語未。』東樓者，世蕃別號也。卽不見世蕃，出亦不敢
 失。一日朝貴以建款就高宅散筵及時，但請出把盃
 耳。嵩出少坐，卽以倦退曰：「世蕃陪客及出，善寒父喚
 已名，目周視，復入曰：『閉門。』其時門卽下鎖。凡堂中前
 有悉微如掃，諸司無可爲計。操地連且某且有朝集
 不勝張皇。幸與其幹奴永年驛告，以故得獨從後門
 出。後遂趨步至前街，得與馬歸。蓋之驛，候如此。有客
 方病罷，善知之，故與飲。既終日，不令起，有旁門皆閉，
 其人強自持，反上馬，渡候卽時及赴。善問：「此何惜美？」

女以口承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噤。五。後籍
沒其家。郡理方某奉臺使。微往見。揭下。委囊。議成。後
巾無數。不省其故。稱其一。出以答。衆有知者。掩口曰
此賊巾也。每與婦人合。輒棄於地。終一歲。總數之。爲
溺。籌焉。有金絲帳。累金絲爲之。輕細洞徹。有金屑。而
象牙。扇。金。兩。器。執。政。恐。駭。聖。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
已。然。世。蕃。才。絕。敏。諸。熟。國。朝。典。故。遇。事。橫。宜。諸。事。務
輕。重。非。世。蕃。分。處。莫。當。上。旨。故。君。父。皆。倚。以。爲。重。
寵。日。益。而。勢。益。張。禍。日。益。深。以。任。于。衆。權。衡。
真。古。今。異。事。其。如。小。有。尤。徒。足。以。殺。其。軀。何。

六月廣東逆賊張連等。杭京伏誅。初自倭寇滋蔓。福建
廣東江西諸路。不逞奸民。所在略起。而廣東尤甚。賊首
張璉。本饒平縣烏石村人。以毆死族長。懼誅。亡命。入宿
賊鄭八蕭雪峰黨。後鄭八死。璉與雪峰分部其衆。而璉
爲最強。知縣林叢槐嘗親至其巢。約降。給以冠帶。璉益

驛甚與雪峰兵合縱掠汀漳延建及江西之寧都連城瑞金等處攻陷雲霄鎮海衛南清等城三省驛動守臣以璉巢介三饒之間四面皆山未敢遽言勦之璉肆叛猶揚言聽撫以緩我師及提督兩廣侍郎張臬始議大征奏言逆賊張璉勢甚猖獗臣已調集狼兵十萬與福建江西會兵進勦分定信地臣臬駐惠潮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駐漳州南贛都御史陸穉駐永定得旨如疑仍令協力進兵尅期殄滅時方議勦調兵未集賊覘知福建平和縣單虛率衆攻城府知事胡期亨署縣事與典吏談蘊率鄉兵出城迎戰賊見鼓行甚銳以爲有

大兵至、驚駭奔潰、蘊庵衆疾擊之、擒賊五人、斬首三十
二級、穩疏以聞、而臬亦報擒程鄉賊首王子云、陳福保
等二十五人、是時、上深以南寇爲慮、聞報大喜、下諭
獎勵、賞臬穩等銀幣、各有差、兵部尚書楊博因言大賊
繼在、蕩滅未期、乞下嚴旨、申飭之、至是臬等以聞、廣江
西兵捕勦賊首張璉、蕭雪峯俱就擒、斬首一千二百有
奇、捷聞、兵部請將賊首檻送京師、獻俘正罪、餘黨未平
者、亟行所司撫勦、并令巡按官詳覈功罪以聞、上曰、
獻俘一節、祖宗久不行、賊首就擒、可卽彼地刑之首、臬
三省、以雪民怒爲正、乃以逆賊平、告於郊廟、羣臣奏賀、

既而論平賊功加臬右都御史歷一子國子生穩進兵部侍郎總督胡宗憲巡撫江西胡松參政譚綸等各賞銀幣有差○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爲卷三萬有奇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災命亟出之得不煖至是命人抄本焉

九月三殿工成○科臣何燧條五事一曰寬民力二曰懲黠吏三曰重科察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奢靡章下所司○景王薨時上止景帝二王及莊敬太子莊敬薨次當繼立者裕王而景王與同歲差少中外未測上意所嚮後當冠及婚禮開講閣臣屢以先裕後

徐階此疏
大有益于
國本

景爲請復不允。旣冠。大學士徐階贊。景王冠禮。借諸
大臣謁於臨保堂。上使中涓問二王行坐若何。曰。
有上黻座在。則俱嚮西可也。行則遵倫序。且祖訓嚴。誰
敢紊之。無何。詔二王嬖俱出就外邸。階上疏言。臣過慮。
有二端。王邸隔僅一墻耳。各位旣不別。而督御均衆。能
保無鬪聲。以上座棄睦之聽。又往者九重之內。有慈慶
有坤寧。有鶴禁。而後人主之勢沈沈。今者僅二王耳。而
悉就外邸。臣不能不爲寒心也。復留中。迨至末年。上春
秋高言及繼嗣者。愈厭之。朝野憂其端。以爲且有所更。
樹奸人從而陰爲之畫。一旦詔。景王之圖。咸鼓舞。

此際調停
大似虎祖
胸解春風

慶云。一日。上忽詢輔臣徐階曰。郊廟不躬。早朝久廢。如要我爲不能矣。今疾病多。形體弱。目下便至卦畫之年。止宜養身奉玄。傳繼不可延者。且待人必無休矣。汝其加思。武密同在直諸臣計此爲安。美易爲之事。不然。恐後愆配耳。階惶恐計大略。謂傳繼之事。臣不敢聞命。若同在直諸臣計之。恐不免漏泄。或生事端。自古艱難之事。必有絕等克惡之人。及有大好大逆在其左右。然後至於妄作。今皆無之。聖明弗過慮也。復奉聖諭。汝昨對。何又傳退之云。然後弗美耳。昔有久等之怒。今時又非昔日。階復言。昔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謂青人。

曾有此怒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謂昔人則今賢孝
非昔人比謂昔年則恐乃是離間之語聖明勿聽也復
奉諭汝對不知指昔指今夫昔成祖注意在孫子弗之
同嗣位有說焉百年五十矣可不蚤思賢孝難必言所
言或不甚矣○隋復對昔成祖在位久與仁宗之在位促
皆是天命其繼承之間史冊所載自明上道德隆備
天命所歸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者萬萬無可疑處
隋既已報而不得其自月餘景恭王上書以上不
豫請躬詣玄岳祈禱以嘗上詔下問問臣知爲中涓泄
之方謀所以沮止者而王亦病復上書求鑒問臣幾肯

王既有疾，宜自靜攝。玄岳之縣，遣官代行可也。會王薨，乃止。久之，上病益甚。閣臣問安，報以病狀，甚苦。而戒其可少處，輔理非輕者，當是時，穆宗猶在祔邸，而有誤傳上晏駕者，承奉李芳得之，使使訪之內閣，問臣階簪語曰：誰爲若言？上故無恙。殿下分則臣也，親則子也。此豈官事而可報者？爲我謝李君，一輕動立取大法。且上累殿下芳悟，乃杜門不納傳者。又二十餘日，而上大漸遂崩。當大漸之時，階恐泄事機，不敢語同列。而至明日始來諱，乃偕入直。諸大臣詣祔邸，請入臨喪。下哀詔。大事乃定。朝野無不舉手相賀。且有喜極而慟者矣。

宗憲之罪
罪在豪水
耳於是
流地方

孝感所至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
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因於難供宗藩病於
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遇之意令戶部會計
賦役以十年爲準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
祿米及諸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
○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卽訊制藉
十二月顯陵守備太監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於顯
陵松樹先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於宮以
便瞻奉而甘露卽以是日降上大悅禮部請令百官
稱賀以昭孝敬之徵許之

三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朔上不御殿

二月昌平自羅寅戊虜變停派寄養馬匹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地衝民困宜停派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海寇悉平

顯世新地

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由浙江至福建與總兵俞大猷大破賊倭於平海衛海寇悉平時新倭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城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接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謂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賊銜偽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

平翁亦見

本兵何見
而得顯

威公此舉
爲國中勝

功第一

華光自開
東映謝遠
行與國不
爲歸即以

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齊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
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
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
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虜劫掠
焚燬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閩
住參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
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廣東總兵俞大猷率兵
截平海港賊不得去福建總兵戚繼光遂擒賊於平海
衛盡殲之其別黨圍仙遊城福建巡撫譚倫總兵戚繼
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又破之賊出

是夜物兵
將賊賊堡
賊余卒不
支大敗

閩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詔罷江南加派
○七○
兵糧銀兩

五月以嚴訥爲吏部尚書李春芳爲禮部尚書

八月御花廳生卵者五

九月嚴嵩上疏言臣年八袞願皇上哀其無告赦歸

子世蕃及孫鵠以終餘年上曰嵩有鴻侍養已恩待

矣尚過望耶○虜寇遼東時邊垣久圯士卒物故總兵

楊照知勇廉潔在鎮虜不敢犯後爲邊儲郎所傾帝以

巡撫吉潁薦命爲總兵照刺盡終報國於背誓以死報

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賚有加○

老成人說
能不小

虜寇京東勅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趨諸鎮兵入援
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
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切責當事
者疏人必激上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呼者
曰兵卽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
兵馬芳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楨乘勝
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勅芳等回宣
大備虜次諸勤王功

十一月無雪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京師雨雹○伊王與樸陸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五

肅皇帝

年本

以禮葬至
人下十
山夫人
乙代哲其
言足俗絕

蓄異志制軍器蓄戰馬按延顏鯨上之法司請制重典
帝不忍廢爲庶人沒其家得所置九五當乾牌遂滅國
三月審獄法司宥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戊邊時沈東
以繫劍衣衛儀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
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夫無子爲置
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妻楚萬端欲歸養
舅則夫體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
夫繫獄乞夫送母終年仍趨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不
聽

四月大雩祈得雨表賀

五月 上夜坐庭中御帳後忽獲一桃明日又獲一焉
是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手詔
荅之

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帝問太倉果儲積
計部對曰出入僅足相當頃因米賤給發折兌十萬金
所省頗多初兌之法徵於水旱之歲可蘇災民於米
賤之時可裕倉儲帝問尚書高耀云寇警不時國計當
裕耀上八事科臣李邦義言理財之要惟汰冗員節冗
費而已皆納之

十二月以高啟大計京官

此二事
載已言之
矣

十一月虜寇薊州。陷密雲。三河。順義。至於張家灣。京師震動。朵顏三衛系與虜通。朵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爲桀驁。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令與二子共父子三人輪繫勦獄。以爲展當。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牆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牆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乘無備。突攻牆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於張家灣。將攻通州。北京師以張家灣。河未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會皇趙齊化。

門以護京師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論以京城有備須速
回截殺。於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爲虜
所圍。盡沒於虜。無一人存者。虜竟得志。復由孺子嶺出
邊去。刑科都給事中趙格論劾楊選等失機罪狀。上
怒逮至京。下刑部問選紳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嚴而
失陷城寨。楊瀛不行固守而輒棄去皆斬罪。上令輯
事者再訪失事緣由。因知選輪繫通罕父子以致誤恨
勾虜情跡着錦衣再問。以通罕勾虜入寇山選致恨而
然卽選自勾虜也。遂以逆情上請。下刑部改擬。上諭
內閣徐階曰。這逆囚着法司從重擬罪。黃光昇不肯改擬。

他們但知徇私回護不畏祖宗法度。太祖成祖時誰敢如此。階傳示到部尚書黃光昇曰楊選輪監通罕父子欲其保身不犯邊耳似無謀反爲逆情由但通罕奸會素與虜通楊選質繫其父子於內地以致懷恨勾虜入寇合改擬接引奸細斬罪上請時值大風異常內占曰兵火之兆上令都察院行五城御史慎火遂將楊選輪決西市御批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楊濂後二年而決徐紳嘗請總督守牆子嶺不聽又自率兵赴牆子嶺爲總督却回情有可原刑部上請釋出削籍○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嚴衛巡城御史通

外淫修德
皆由善制
清靜良法
藥之大妙

女貞一書
有回天之
力

查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
四方遊僧。聽所在有司送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盛行。
御史範承蔭以妖盜本爲一途。恐投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上諭徐階欲南幸。永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聖躬既共崇養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謝撫按進取爲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爲聖躬計。二爲國家計。
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之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多虞。根本空虛。萬一狡逆竊發。聖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皇帝。 二十九。

寫在外。能無驚擾。毋致輕率。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南幸之議。

十二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羅文龍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誣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絕禍本。蓋將處以極刑也。世蕃懼。託徐階之客某某居間求解。以重賄徐階。階欲弗受。二客曰。公若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階心動。欲爲道地。免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免。人將疑公殺之以絕衆疑可也。翌日命下。而世蕃不免。○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遂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長于用兵。沉機秘算，由人意表。人畏服，裁定之略。

迨嚴世蕃下詔獄，論死。嚴嵩削藉，沒其家。世蕃之戍雷州也，羅龍文時常私至戍所，與世蕃計議脫伍。世蕃素享富貴，不堪雷州邊海烟瘴，因之怨恨朝廷。每與龍文妄肆咒詈。旣而相與棄伍，逃回世蕃時處逃軍事營，家居不安。又與彭孔謀往外國，別圖富貴。羅龍文亦集無賴，與江洋羣盜陰相謀結。嚴嵩頗聞世蕃等謀，諭令休生他心，待爲陳乞。遂具本乞將世蕃特賜寬宥，或量改附近衛所侍養，奏入。上曰：嚴嵩已有孫鴻侍看，已恩待了。世蕃怨恨益深，因之狂悖。時肆言語，侮蔑無忌。乃

托以爲子造屋招集四方亡命之徒至四千餘人衆僥
殺人洗劫鄰縣羅龍文陰謀率衆往合世蕃爲巡江御
史張士佩訪知行令地方有司捕解不獲至御史林潤
接管巡江催令徽州府張同知嚴緝風聞在世蕃家窩
住而袁州府署印郭推官亦聞世蕃所聚羣徒爲害慮
恐發生不測城池倉庫或有疎虞隨申合于上司亟行
起逐解散世蕃負固不服御史林潤遂以逃軍慾望朝
廷黨衆肆虐漸成大亂乞照國法以絕禍根上奏上
曰這逆犯着林潤拿送來京問潤奉旨先獲羅龍文衆
獲嚴世蕃并將世蕃陰受伊洛與賄賂金十餘萬兩計

殺倒莊樂工三十餘人及窩藏強盜陰養刺客諸不法
狀奏聞俱下刑部擬世蕃悖逆處斬子男在職者革任
財貨家產追沒入官尚後無依卒於養濟院云○言官
劾逮胡宗憲至京飲藥死○林潤復劾鄧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正月朔上不御殿○上不豫

上注意保養聖躬精意玄脩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
儼四方訪問玄脩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
外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儼於江西廣東諸省只
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儼俱授翰林侍講儼不自
安乞還里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脩玄西

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尤○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延○
緩○中○官○飲○風○無○或○干○諸○司○事○者○上○常○穆○明○就○寢○及○已○
就○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
悉○當○其○可○復○宸○翰○洒○然○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獻○
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
較○以○強○健○陽○力○爲○主○性○極○熱○燥○上○試○服○之○遂○火○發○不○
豫○

二○月○上○疾○瘳○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
史○王○興○宗○以○直○屬○而○歷○布○政○使○請○略○仿○此○意○於○雜○流○冗○
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副○總○兵○郭○成○擊○倭○于○海○中○

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絕

三月廷試賜苑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世蕃之敗也實由藍道行故嵩去而上忽忽追思殊不自樂且曰嵩既退其子已伏辜矣敢有再言者同鄒應龍俱斬嵩知上意動乃密遣人賂

上左

右各十萬金卽袁

煥亦受三萬金令煥道行怙寵招

權諸不法事道行遂得罪後死於獄○嵩之始致仕也

行至南昌值聖誕卽銑柱宮廷道士藍田玉等爲

建醮祈福玉自言能書符招鶴嵩試之良驗會

御史訪法秘嵩乃索玉所藏諸符錄其

名曰新鶴文

御史訪法秘嵩乃索玉所藏諸符錄其

符及各宗法秘上優詔答焉。仍賜銀幣。又進表賀。併香壇香燭。復賜金幣。○方士熊顯進法書詔賜冠帶銀幣。顯江西豐城人。進法書六十六冊。上令留覽。故賜之而遣還。○又方士趙添壽進獻符法三十六本。上曰。茲所法秘皆出真傳。特給冠帶。勅遣還鄉。添壽又進法秘乞留寓靜虛觀祈祝。道士藍遵行以方術見事敗下獄。而陶文仲既死。諸方士術不驗。胡大順、仲文徒也。亦以奸欺事發斥去。希復進用。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號稱呂祖以箕授者。又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假成清霞玉粉丸。命子玉玄與何廷玉齋至京。因道士藍田

賄賂中多
怪符咒騙
之不致有
道士胡分
宜曰這怪
是大學上
的今宜曰
何胡也道
士曰十日
所視十手
所指安得
不知

玉羅萬象通內監趙極獻之上覽問曰既云箕書扶箕
者何在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玉與萬象詐傳密旨徵大
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揚於上且奏求圖書及建宮地
上命以寧入見至則大順也上惡之時宮中屢有
氛孽田玉等遂以爲藍道行下獄故有此崇欲以動上
上遂欲用田玉等冀清宮孽問大學士徐階藍胡輩
可仍用否階上言胡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紀而田玉
尤基本無足取宮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且不能
必用此二人宮孽果息又問乩當請而何以不下階胡
素姑附筆亦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遣使

綱察奸情

皇明法傳錄卷五

三十三

數言防杜
大有關係

結得。上旨乃能答不得。上旨不能答耳。且講張綱。揭以挾取人賞。不若正以法。上悟階。又言田玉乃世蕃之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至詐傳密旨。罪惡尤重。伏望速斷。上乃命收大順等下訊獄具。上謂不實。意欲寬之。復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惡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因併檻俱論斬。檻斃獄中。○內閣袁燁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吏部侍郎董份。入內閣辦事。○陝西妖賊李應乾。伏誅。應乾甘泉縣民。自稱唐後裔。與河內民李元共爲。

讖惑衆陰約版升賊八丘富及各處羣盜通虜及番語
欲謀不軌匿永寧王府鎖國中尉睦柁府中私製號旗
刻偽印封拜其黨與期起兵之日先據河南約睦柁爲
內應事泄各撫按官捕之急復走匿胙城王府無祿宗
室睦柁所樁厚遺之窮無所歸併其黨三十餘人俱就
執事聞下法司擬罪詔祿應執等傳首以徇黨與各以
輕重發遣逃者各司緝捕睦柁賜死睦柁發高牆間住
四川妖賊蔡伯貫等作亂伯貫大足縣人時有白蓮教
妖人田統以邪說鼓衆推伯貫爲主嘯聚數千人僞號
大唐旬月間攻陷合川大足銅梁榮昌安居定遠璧山

七城三川俱震劔州學正黃尚質攝巴州印躬自捍禦郡賴以安巡按御史李廷龍請治撫臣劉自強等玩寇失職之罪乃詔奪自強及各守臣俸討之賊以妖誕相誑惑雖羣黨響應所在蜂起然寔烏合無紀律遇官兵輒敗衄不支一時瓦解諸首惡多被擒戮伯貫俱還走大足舊巢官軍破巢擒之餘黨悉降凡三十六日而滅○巡撫浙江劉幾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爲難市舶一開島夷噴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奏安

睿宗憲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於玉芝宮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命賑畿內饑民

昔人所不
敢言主今
時之猶爲
皇風危也

死者世宗
之所服也
者也瑞監
言無忌寧

二月迫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
人歷教官知縣陞戶部主事委管祿米倉抗疏上言曰
陛下初年刻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
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兄弟以猜疑僇辱臣
子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死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
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罄諸臣猶脩齋
脩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
力營繕買香市瑤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陛下言
者夫玄脩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
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

無按劍乎

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

帝怒甚以疏投於地已復

不難病之
竟言前狀
帝之難受

取再讀遠屋而行曰莫教走了一官。女官主文書者旁

竊語曰彼欲爲忠臣豈肯走乎已而召黃太監問之黃

曰此人極戾朝臣皆惡之無與立談昨此疏旣上其僕

已亡去矣。上問何以處之黃曰彼欲一死成名。皇

上殺之正彼所甘心不如置獄中使之自斃徐階復從

中營解。上降旨曰此畜物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

下詔獄中外相顧失色而瑞直聲聞天下。

三月以郭朴兼武英殿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

機密。

五月六星逆行，留守大穢垣左執法。○帝久御西內，黑氛擾宮，帝心疑之，諭內臣慎火。○湖廣承天衛卒作亂，六月，虜寇大同塞馬芳禦却之。

七月，南頓提督吳百朋言江南賊首謝允樟賴清規等結黨構亂，攻掠城邑，衆且數萬，請任臣討滅，不效則治臣罪從之。

九月，命工部侍郎朱衡同河道潘季馴料理所開新河，以量久遠。

十月，命出沈束於獄。先是周尚文卒，請卹典以貧不能行賂，嚴嵩特不與。沈束謂卹典禮科事也。周尚文清若

愛士勇敢禦敵有功邊鎮嚴嵩操朝廷大典爲市貨之資上疏論劾嵩反謂東市私票旨追東卽訊獄具嵩票旨廷杖四十着錦衣衛申固監着九繫獄二十餘年其妻上疏救之不報至是刑部黃光昇開請定奪上批旨沈束放了後歷陞至通政○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鄔懋卿以溢額爲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吏部尚書胡松卒以楊博代之以趙炳然爲工部尚書

十二月十有四日庚子上疾甚崩於乾清宮徐階等啓請帝王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

報計音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家法皇考身教一念倦倦唯敬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膚知夙成卽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傷諸凡附羣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卽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卽皇帝位○迨方士王金陶倣中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進藥物致損聖躬下詔獄時承行郎中問擬王金等庸醫故用藥殺人罪斬該刑部尚書黃光昇看得太監院官乃是庸醫

此等方外之士。非鑒者也。况天子天下之主。豈敢以人字擬之。古者方士。誣稱採藥求仙。欺罔無實。尚皆伏誅。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豈但採藥求仙。誣妄無實者。比伏讀聖躬致損之文。若但坐以尋常斬罪。何以慰今上痛傷之心。下雪臣民君父之仇之忿哉。考之春秋。許世子不嘗藥。猶書弑君。則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者。謂非弑君乎哉。弑君無律。殺父有條。乃比子殺父律。坐以極刑。上請尋奉欽依。監候處決。至庚午八月。大學士高拱等言。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先帝殞於非命。不得正其終者罪之。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尚書

萬守禮會多官鞠於承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料幹
事中趙奮因上言。法司爲天下持平。昔則一主於入。
而不思爲先帝之地。今則一主於出。而不恤後世之譏。
陛下何賴哉。宜更將金等重擬。若以金等爲從。又孰爲
首。必以陶文仲爲首。今已死矣。疏上。報聞。金等伏誅。
高汝栻曰。蕭育論趙飛燕事曰。褒獎將顯君父之美。
而戒臣民既往之咎。古今通議也。事不當時同等。防
禍于未能。各隨首阿。從以求容。禍及曼駕之後。事既
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然而之。事訂揭幽暗之過。此
臣所深痛也。此數語極中人臣不忠之矣。唐虞中。關
學新鄭高拱。正王金之異。其議與此相合。其言大體
所關。不可易也。趙氏絕成帝之祀。方士稱世廟之名。
於法不可不依。若直爲君父隱過。而不討其賊。則世
可諱。而不取發。
有甚於此者矣。

觀此見
心矣則
曉豈足
主姓名

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瑞之詔獄也。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及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訊得者。提牢主事知之。夜設盛饌款焉。瑞飽饌飲酒踰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瑞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故云然。主事曰。莫悞。莫悞。宮車晏駕矣。先生日夕出此門。進用耳。瑞曰。果否。曰。果矣。瑞大慟。投箸。俯酒盡。嚔出狼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休。俄而有詔。釋出。還其官。改兵部。上大行皇帝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堊永陵。

帝英明神武同符太祖而心學淵源直接危微清
之傳其爲治始終以敬天法祖知人安民爲務而
將必嚴去奸必果卽勲貴外戚凜然惟三尺是繩
雖雅尚玄脩而遐取畢照幽隱畢察無一事不經
思其宰揆大臣或有一二竊權揣摩窺測乘間從
云爾匪敢任意弛張擅作威福也自西漢後創守
君孰敢望其後塵哉

史臣曰世宗神功盛德不可縷指大要以嚴取史以
寬治民以經術爲師以法律爲輔以明作脩內治以
安靜飭邊隅其于稽古考文之事尤爲謹備而皆發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
之孝思本之敬一。故功成制定。華裔向風。中興大業。
視之列聖有光焉。享國四十餘年。追慕獻皇。獻后。如
一日。每遇時節。忌辰。竊窺聖容。慘怛享獻。精虔無不
泣下。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雖深居
淵默。而張弛操縱。威福不移。升遐一詔。悔艾尤深。其
不世出之主矣。